

◎ 張舜徽 著
◎ 周國林 點校



杜濠軒日記





杜濠軒日記



◎ 張秉徽著

◎ 周國林點校



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

新出圖证(鄂)字 10 號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壯議軒日記/張舜徽著;周國林點校.—武漢: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,
2018.11

ISBN 978-7-5622-8073-6

I. ①壯… II. ①張… ②周… III. ①張舜徽(1911—1992)—日記
IV. ①K825.8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312085 號

壯議軒日記

© 張舜徽 著 周國林 點校

責任編輯:肖璐 張忠

責任校對:羅 藝

封面設計:羅明波

編輯室:學術出版中心

電話:027-67863220

出版發行: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

社址: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珞喻路 152 號

郵編:430079

電話:027-67863426(發行部)

傳真:027-67863291

網址:<http://press.cnu.edu.cn>

電子信箱:press@mail.cnu.edu.cn

印刷:湖北新華印務有限公司

督印:王興平

開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字數:272 千字

印張:26

版次: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價:79.00 元

歡迎上網查詢、購書

敬告讀者:歡迎舉報盜版,請打舉報電話 027-67861321

华中师范学院

湖南圖書館保管部負責同志：

謝：你們將我早年手稿日記底本四冊惠於見寄。省覽之下，百感交集。我早年日記流散在外者多，此時其殘存之一小部分耳。經我參核前次，定為編學湖南書三冊，講學蘭州書一冊，各為題其名次于每冊扉葉以便保存。

我明日即赴京，稍留數日即往長春召開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年會，會畢，即轉赴陝西、山東等地講學，往返僅須兩月。深恐日記殘存不慎遺失，今特掛號付郵寄回，請你館妥為保存。存於公家圖書館，固遠勝於私人收藏。以後其他殘存之手批本及手稿本，均擇取其要者交由你館保存之。此致，即改
教禮！

張舜徽 8.2

南文學承先啓後之一人非阿好之言也 午後小霽入夜雲散見星計
詰朝當晴朗也偶立竹林涼風沁骨夜校周書至三更後

十一月二十日

太陽曆十三
月廿七日

晴

天岳山館文鈔四十卷讀數

湖湘先正之言理學者自唐鏡海

曾文正以來悉以程朱為歸而李次青則兼取陸王鏡海嘗為學案
小識書專尊程朱闢陸王次青糾彈其失曰是書闢陽明是其
宗旨其於夏峰先生既擯之不錄矣復深致鄙夷與孫北海輩一例
攘斥亦太甚己且闢陽明於今日實與病原不相應何者明季王
學末流放失愈傳愈失其真幾於猖狂自恣其敝至國初未已熊
澗川張揚園陸稼書陸桴亭張武承張孝先諸先生昌言排之

余自丁喪亂萍梗異鄉，息患壘經意興蕭索，迨閭里稍安，浩然思歸，去夏自大庸言還，故居方擬閉戶讀書，遂吾初願，而長沙曹君毅先生情意厚於反覆，堅挽以來，至揚，雖非所樂也。既稅駕斯土，講論粗安，諸生相濡，差能不倍加以舊好。雲集有談笑之驩，文酒過從，略無嗟咨。今春取妻孥以俱來，自此不復心懸兩端，專意勸學，無錫錢子泉、衡陽馬宗霍兩先生。主講國立師範學院，過采虛聲，謬加招攬，書問稠疊，令人感奮。適駱紹賓先生亦自辰谿來，藍田相與愆息其議，乃定余自惟拙劣，豈敢抗顏為大學師，既辭不獲，已乃強起，應之。馬君以余精流，略約為諸生講授，目錄校讎之學，錢君亦來書以文學史相屬。

三月初四日 大陽曆四月八日 晴

自來言義理者或託道學之名以自標或避道學之名

庵則曰道學二字亦甚平常謂其道之所在而學之凡非道之事必

敢學也而世之人見其守道不惑遂以為道學而譏之笑之非真能見

其為道學而尊之也若未能學問而誇於人曰吾道學也此天下之

至愚也僭也妄也故務道學之名而自誇於人固不可避道學之名而

不求其實更不可 正誼堂續集卷五與友人 此言精切透闢足以發俗士之鄙復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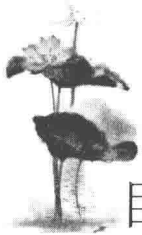
所學未成而好輕議前哲者敬庵為著述說以箴之曰二程夫子最為

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已多大凡前人之說有

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為發前人

壯議軒稿

張舜徽先生《壯議軒日記》手迹之三



目錄

居湘編（一）	1
居湘編（二）	87
居湘編（三）	179
入隴編	277
附錄	395

居
湘
編

(
一
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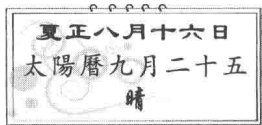
余自丁喪亂，萍梗異鄉，憂患疊經，意興蕭索。迨閭里稍安，浩然思歸。去夏自大庸言還故居，方擬閉戶讀書，遂吾初願。而長沙曹籽穀先生情意厚於反覆，堅挽以來至楊灘，非所樂也。既稅駕斯土，講論粗安，諸生相濡，差能不倍。加以舊好雲集，有談笑之驩，文酒過從，略無嗟苦。今春取妻孥以俱來，自此不復心懸兩端，專意勸學。無錫錢子泉、衡陽馬宗霍兩先生主講國立師範學院，過采虛聲，謬加招攬，書問稠疊，令人感奮。適駱紹賓先生亦自辰谿來藍田，相與愆愆，其議乃定。余自惟拙劣，豈敢抗顏為大學師？既辭不獲已，乃強起應之。馬君以余精流略，約為諸生講授目錄校讎之學。錢君亦來書以文學史相屬。余皆諾之。嗣得紹賓先生書，知孚尹師亦將應聘來藍田講學，則又驩躍以喜。院中定於八月初十日（太陽曆九月十九日）開講，余以初八日襍被入院。由楊家灘至藍田不五十里，余一人乘肩輿以往。暫以妻孥居楊灘，待至明春將徙致之。

院舍在藍田鎮北里許之光明山，岡巒起伏，中橫宇林立，前後古木參天，境極清曠。余居第一院李園東樓，松竹四合，蒼翠異常。共事多江浙士，湘人獨尠。與余洽比而居者，自錢子泉先生外，有阮樂真、曾金佛、吳忠匡諸君。阮，浙人。曾，贛人。吳，滬人。曾、吳俱錢翁弟子也。

到院後，聞知余所任課程復大更易（請余講授一年級散文）。主者廖茂如先生（世承）特來訪余，道其有不得已之苦心，致負前約，丐余諒許，余皆應之。細揣此中情實，難言之隱，不外二端。前所定目錄學、文學史諸科，皆以施教高年級學生者，系中共事十餘人，歷年皆久，余以後來居上，大為僚

友所忌，一也。系中主講之人，以余年為最少，驟以少年膺斯重科，輿情感之，二也。凡此二者，悉人情耳。彼既拘於常例，余亦無適不可。但竭吾才，收朋勤誨，以期不負斯席，於人於己，交受其益，又何必計課程之高下耶？新生到校較遲，當至九月方能授課。在此閒曠之時，得以專意自精，又吾所甚願也。

錢翁自道二十一歲以後，逐日書日記，以迄於今，三十五年未嘗一日間斷。兵燹之餘，大半已成灰燼，今所存僅百餘冊。其精神不可幾已。余之病在無恒心，時作時罷。自今以往，當刻志為之，不可偶輟也。壬午中秋日書。



亢晴不雨，已歷一月。日間暑氣熏熏，惟晨夕稍寒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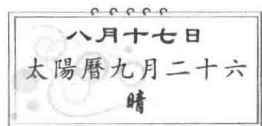
朝食後訪鍾鍾山先生（泰）。談甚久。先生江寧人，余十餘歲時即聞其名，嘗觀其《哲學史》、《國學概論》諸編，論議平實，辭氣爾雅，心焉儀之。今見其人，果道貌靄然，有儒者氣象，接之溫溫，一望而知為學養深醇之人，至可慕也。鍾所任課程，有《禮記》、《理學》諸目。

未刻，游覽院中圖書館，陳設寥寥，無可觀者，殊大失吾素望。隨取孫籀頤、俞曲園書數種，假之以歸。

與錢翁論閩北嶽學術大畧，至二時許。錢翁以為北嶽之學，由義理以貫典制，推典制以歸義理，經經緯史，頗似南宋之永嘉、金華學派，而筆力雄驚，理足而辭舉，足與金華之呂祖謙、永嘉之葉適相頡頏。以湘學論，散文足與曾文正驂靳，駢文復足以匹敵湘綺。蓋曾公探原漢之揚、馬以學韓愈，力造

雄奇瑰偉之境，以矯桐城緩懦之失；而閻氏則取徑宋之歐、曾以學韓愈，涵蓄宏深，發揮盛大。湘綺取徑徐陵，以出入潘岳、陸衡；而閻氏則規樞范曄，以參隨曹植、孔融。此其所以異也。與余所見略同。錢翁撰《近代文學史》，未及錄北嶽。自去歲余贈以北嶽遺書，讀而好之，故能窺其微處。余談次，又力勸其補入《文學史》，以表章之也。

夜閱《籀廬述林》，至二鼓後。



晨起，修書覆楊遇夫，辭以不能應聘往辰谿之意，以此間有約在前耳。並索寄近作。

已刻，鍾山先生來談時許。

午後，閱《籀廬述林》，深服其行文簡潔，無一閒字，條理密察，一覽了然。考證文章能至斯境者，自歎觀止。余嘗取與王靜安之《觀堂集林》並稱二林，謂為考證家文章之極軌。近人多不讀書，而以言考證為名高，造一論說，文理每多不通，遑論其立言之是非耶？即此行文小技，後人且不能學步，奚用肆力著述為？若晚近妄人拚命著書而不自休者，吾深恥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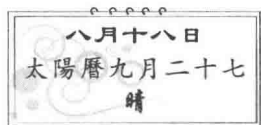
舖畢，散步至二院，訪錢子厚先生，適其抱病，未能嚶談。溫厚儒雅，亦能以義理潤身者也。聞其深於朱學。

《籀廬述林》十卷閱畢，知其深於鄭學，穿穴三禮注，爛熟於心，故能擷其精英，正其譌失。若《聘禮記異讀考》、《禮記鄭注考》上下、《聖證論王鄭論昏期異同考》諸篇，皆陳義確固，讎校精審，非顧千里、黃蕘圃輩所能知也。其言鄭君

《禮記注》於記文異同多不著，而注文亦間有疏牾者，約略言之，則有經本用正字而鄭本從後出增修之字者，有經疑用正字而鄭以借之釋之者，有經疑用借義而注以正字釋之者，有經字誤而鄭校易未允者，有經字不誤而鄭誤破之者，有經文譌互而鄭注未及考正者（見《禮記鄭注考》上）。揭櫟六例，可謂諦當。詳考其取材之迹，不外以群經校鄭義也，以漢儒經詁校鄭義也（漢儒經詁，自孔氏書傳不計外，今尚存六家之書），而取證於《周禮》者尤多。蓋籀公邃於《周禮》，畢生精力萃於是書，自道博采漢唐宋以來，迄於乾嘉，諸經儒舊詁，參互證繹，以發鄭注之淵奧，裨賈疏之遺闕。草創於同治之季年，始為長編數十巨冊（見《周禮正義敘》）。則其功力湛深，不易幾已。吾意其從事《周禮》之始，必也於鄭氏一家之學，若《禮注》、《詩箋》以及佚書之輯存者融會爛熟，窮其根荦，而實有得於其中。故偶有撰述，無往而不精審，夫豈尋常校讎家所能為役哉？吾嘗以為校讎必自學問中出，而後能極其崇深。顏黃門所謂“讀天下書未徧，不得妄下雌黃”者，此物此志也。鄭康成不以校讎名，而校讎之學莫盛於鄭氏，以其湛深經學耳（段若膺嘗云：校書放於孔子、子夏，而千古之大業，未有盛於鄭康成者也。見《經義雜記序》）。陸德明不以校讎名，而能集唐以上校讎學之成，亦以其博通經典耳。下逮清世諸儒，斯學乃登峰造極，若錢竹汀之於史，王懷祖之於經，精審無匹，為後人所推服，而不知錢氏嘗以數十年之力治史，王氏亦瘁畢生之力以窮經。其能凌跨前人，豈偶然哉？苟不達其本原，而徒校同異於文字章句之末，爭豪髮於宋元槧本之細，識其小者而昧其大目，則全謝山之校《水經》，必不如趙東潛也；顧千

里之校《周禮》，必不如孫籀廩也；盧紹弓之校《儀禮》，必不如胡竹邨也；孫淵如之校《說文》，必不如段若膺也。蓋學有專工而識殊通隘，不可以同日語矣。昔焦理堂以為同一校讎，何義門宜屬文苑，盧紹弓宜置儒林（見《雕菰集·國史儒林文苑傳議》）。此論最卓，又學者所當知也。

夜閱《白華前稿》。



晨起，背誦《大戴記》“子張問入官”、“文王官人”諸篇，於古代政理深有所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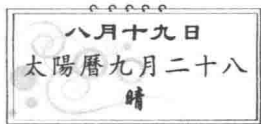
及門黃生自江西泰和中正大學寄來一書，情意殷拳可念也。並貽我《文史季刊》一冊，偶披覽之，亦多可觀。

余年來有意采輯三百年間師儒論學之言，撰為一書，顏曰《清儒通義》，久未能成。嘗觀近人考論三百年來學術原流之書，有梁任公、錢賓四二家。梁氏書但敘清初大儒，而未及乾嘉以後（雖其末有《整理舊學之總成績》數篇，亦不全不備之作也）。錢書晚出，較翔實矣，而漏略亦甚。其書分為十四章，一曰引論，二曰黃梨洲（附陳乾初、潘用微、呂晚村），三曰王船山，四曰顧亭林（附馬驢），五曰顏習齋、李恕谷，六曰閻潛邱、毛西河（附姚立方、馮山公、程繇莊、胡東樵、顧宛溪），七曰李穆堂（附萬孺盧、王白田、朱止泉、全謝山、蔡元鳳），八曰戴東原（附江慎修、惠定宇、程易田），九曰章實齋（附袁簡齋、汪容甫），十曰焦理堂、阮芸臺、凌次仲（附許周生、方植之），十一曰龔定菴（附莊方耕、莊葆琛、劉申受、宋于庭、魏默深、戴子高、沈子敦、潘四農），十二曰曾

滌生（附羅羅山），十三曰陳蘭甫（附朱鼎甫），十四曰康長素（附朱子襄、廖季平、譚復堂）。自余觀之，可補者實多。梨洲之下，宜附以邵念魯，以其為章實齋史學所自出，不可忽也。顏李之下，宜附以劉繼莊、王崑繩，以其羽翼習齋，同歸致用，兼舉並列，相得益彰。戴東原宜有惠定宇，以其開吳學之先河，足以匹敵東原，不當在東原下（戴氏之下宜以其弟子孔巽軒、王懷祖、段若膺諸君承之）。章實齋之前，宜有翁覃溪，救敝之言如合符契，豈容偏廢？曾滌生之下，宜取劉霞仙與羅羅山並舉，義理之言劉氏所發尤多，實為湘學後勁，自船山以來未之有也。此特就其顯見者言之，至其它必待充實者尤多。錢氏書二十六年始印成，余涉覽已兩過，服其取材甚廣，采擇甚精，持論平實，能見其大，逾於時下著述遠甚。然余以為今日考論往代之學術，莫如撰《通義》，體製與學術殊，而涵蓄浩博，廣大過之。意欲立經世、立身、治學諸大綱，又各繫之細目。一代學術，即內之治學門中，由異以占其同，由分以求其通，庶幾以簡統繁，不虞失漏。余當定其義例，以從事焉。

午後，張汝舟來談移時。張，合肥人。潛心義理，復通內典，其人溫厚可近。

閱《白華前稿》，頗有所悟。



朝食後，紹賓先生來，談及此間風氣閉塞，諸生但知吟哦詩文，而不能走向學術大道上去，深以為憂。余謂今日指示後生，宜循大道康衢，而不可引入歧途小徑。示人以寬，其患猶狹。示人以狹，敝不勝言矣。今日為人師者，大氏揚己之長，

毀所不見，相競以狹道牖人者也。風氣之不開，此輩必尸其咎。紹賓先生深以為然，與余有同慨也。

《白華前稿》六十卷，南匯吳省欽撰。省欽字沖之，清乾隆時人。與段若膺友善，嘗為若膺撰《六書音均表序》。沖之雖不以經學小學名，而論學之言平正通達。余讀其文稿二十三卷畢，想見其生平固君子人也。其論經藝之辨曰：“六藝有二。以才藝言，禮樂射御書數是也，道之末也。以文藝言，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是也，道之本也。道顯而為文，文之精者在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，故曰天之未喪斯文，又曰博學於文，又曰游於藝。孔子弟子通六藝者，七十二人。藝之為言，如六穀之種之可以養人，而通之即以致治。劉歆總群書為《七略》，一《輯略》；二《六藝略》；凡《易》十三家、《書》九家、《詩》六家、《禮》十三家、《樂》六家、《春秋》二十三家，附以《論語》十二家、《孝經》十一家、《小學》十家，而總曰六藝。班固据之以志藝文，其言有曰：古之學者耕且養，三年而通一藝，三十而五經立。後世經傳乖離，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，故幼童而守一藝，白首而後能言，安其所習，毀所不見，終以自蔽。然則東京之世，經與藝且猶互稱。其後經之名尊，而視藝愈下，不知《戴記·經解篇》與《學記》之言離經，皆漢儒所綴聞，漢以前祇謂之藝。彼禮樂射御書數之藝，掌之保氏，與孔子所言道德仁三者，成上成下，殆逕庭矣。”（卷十《漱藝堂記》）其論通經致用之效，曰：“經者，聖人之心也。王通曰：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三者，同出於一。陸龜蒙曰：六籍之中，《禮》、《詩》、《易》為經，《書》、《春秋》為史。史近於用，經近於